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清風閣 第六回 野飛熊教場賣卜 孫大理回家風鑒

詩曰：清溪流過碧山頭，空水沉沉一色秋。  
隔斷紅塵三千里，白雲明月兩悠悠。

話說孫大理老爹，見奶奶所說之言，信以為實，遂將老媽打發。次日清晨，叫媒人帶了老媽家來與奶奶看，奶奶說：「做一天瞧瞧。」奶奶心病是不要老媽，因其礙眼，故各種種扭扭難難，皆是不合式。老爹晚上歸來，奶奶向老爹說：「我是一個堂客家，家裡還有這麼個大女兒在家，明日到人家去，說我晚娘不管他事，被人咒罵，待我教導教導。衣裳我自洗，他的衣裳自洗，洗不動我代他洗，省得明日到人家，恐怕沒人用，就不得拿住了。」老爹一聽很好，敬重奶奶如神。皆是一派刁言，各有用意，老爹信以為實。時當五月天氣，孫小繼時刻家來，有一個細小夥扯著說：「孫大爺，我要請你十兩一股會。」

孫小繼無奈，只得同奶奶商議。奶奶說：「小繼，放心！你如今大著膽，莫要怕他，我包管叫小夥出了店，看我的手段。」

奶奶到了晚上，老爹回來，叫人弄了晚飯吃下，就去睡覺。奶奶說：「老爹，家裡細小夥沒人在塊，我叫他有事，他就摸我手，我就時刻存他神。那一天，我在房內展臉，身上有些汗酸味，就把房門關了，脫了衣裳展身上，誰知他用唾沫一潮潮了一個洞，望著我兩乳上一指，我被他唬了一跳。」老爹氣了一夜，次日絕早起來，就同細小夥算賬，就把工食銀一並算清，叫了媒人押著動身。次日帶了十幾個小夥家來，與奶奶看，擇了一個做一天看，仍同對媽媽一樣。書不可重敘，皆是不要。

老爹晚上回來，奶奶說：「如今天熱了，我想有人不好，一時你不在家，沒得人，我可以不穿裙子，光穿褲子乘涼就罷了。等秋涼時候，再尋人不遲。」奶奶又說：「如今女兒又大了，況女兒家亦要叫他上上鍋。」奶奶說了多少閒話，哄了老爹信以為真。從此，家中不用尋人，奶奶心滿意足。

不覺光陰迅速，到了六月初一日，孫老爹早些起來，就吩咐奶奶關門，到了外面，奔司房辦事。

再言孫小繼在司房內，看見老爹手忙腳亂。小繼看見，就一溜溜出來到街上，跌了一枝戰戰兢兢茉莉花送家來。走到門首，敲門進去，奶奶關了大門，見了小繼。小繼問：「孝妹妹可曾起來麼？」奶奶說：「沒曾起來。」奶奶叫小繼進房來，奶奶脫了衣裳，用了水洗屁股。

奶奶皮子白艘艘的，嫩嫩兜兜的，軟抽抽戰戰兜兜的。於是二人上下衣服盡行脫去，奶奶仰臥在一張醉翁椅上，小繼那話插入牝戶口揉擦，急得那婦人淫水直流，用力抱住小繼一滑，以抵至根。用手一摸，只剩二卵在外，十分暢美遂心。

再言孫大理在司房辦事，有好一會工夫不見小繼。到中上，熱汗直淌，到了外面站著。只見來了一位頭翁，叫了聲：「老爹！我今日聽見本官受了暑了，請的大夫說暑熱太重，叫人快辦後事。他懷中取出三兩四錢的白封紅千，送你的，我叫他回去了，過一兩天再來聽審罷。」孫老爹答應著他，將白封套收起，一直出了司房，走到中大街，又走回頭，到了教軍場內。

看見演武廳上涼風撲面，走下去望望，見一個大篷子下，是布搭的，有一張小竹桌子，上面擺了一應相書俱有，一張板凳旁有一招牌，上寫著：

浙江野飛熊談相合參：

流落江湖四十秋，全憑神相度朝謀。

吉凶休咎憑君斷，禍福窮通各自忠。

石崇豪富范丹窮，運早甘羅晚太公。

彭祖壽高顏命短，六王俱在五行中。

「我小子在浙江杭州看相，與江湖上面不同，我看他一生富貴貧賤，窮通壽夭，都是一派浮言。我談相非此，就有三等人不要錢相：頭一等命後孤，一不要錢；二等乞丐相，二不要錢；三等人快將死，又不要錢。我相命取錢不在貧賤，只論人品，情奇端行，有道要錢。富貴觀乎手足，貧賤出於皮毛。尊兄看看相罷。」那一人說：「我不看。」內有一位僮匪，名叫叉雞王二，走進布篷一看，叫了一聲：「先生法眼如神，代我看看罷！」先生叫：「尊駕來相的。」王二開言：「先生看我一看，將來可有碗飯吃？」「借左手一觀，好呀！右手一觀，尊駕是三隻手，不是叉雞定剪絡。」老爹走至篷內，叫了一聲：「先生，你果然相法好，代我看看氣色好與不好。」先生說：「尊駕一派衣祿財源，好的，天庭好，地角好，土星有度，印堂平穩。魚尾紋不好，要剋妻。你去年克過了，手足遭刑克不是？他不亡，你要亡，子息少。」老爹說：「有。」先生說：「尊駕不要欺我呀！」

「你的命中沒有兒子的，若有了兒子，就是對頭了。女兒你命中該有的。問老爹，幾位令媛？」老爹說：「一位。」先生說：「少了！」「多幾位以好？」先生說：「人家養下兒子來，光宗耀祖，門牆顯達，戶列簪纓；生下一個披包兒子，就在外行兇撒潑，坐牢，打板子，挾夾棍，殺頭，把人搥，偷盜人銀子現世，父母氣出病來，嗚呼哀哉就上香，到不如絕後代好！」

「先生，我年已五旬限外，相我命中一定無子，你欺人太甚呀？也罷！先生，你再代我看看五行。」先生說：「請尊冠升一升，咳嗽一聲，前走三步，後走三步。」話言未了，大理前走三步，後走三步，野飛熊一看大驚：「你快些回去要緊，你吃了酒麼？」老爹說：「我並未曾吃酒。」野飛熊說：「尊駕莫怪，相書有云說：『行人如醉酒，難過明日丑。』我觀尊駕之相，大為不妙！」老爹說：「先生相我一定要死了，沒有救應了？」「我是照相而斷，連神仙難以相救！」老爹說：「可有救應，托先生相救！」飛熊回言：「老爹，你莫呆了，沒有法相救。我不是閻王老子，能夠救你。自古道：陰鷲一年能積壽，良心沒得命難長。老兄呀：

皇帝不得死，子孫代代做萬年。

道士不得死，山頂種得田。

陰陽會看地，子孫可以中狀元。

凡人不得死，世上被人嫌。

「老爹，早些回去，把自己的首尾，代人經手賬目算清白，就把些親丁叫到了跟前，吩咐吩咐他們話，早些買個大大棺材，準備衣衾、棺木，爬到裡頭去罷！」孫老爹一聽此言，有了氣，就罵起來，叫：「野飛熊，你在此妖言惑眾，我姓孫的今日回去三更不死，我明日清早起來，走進縣內，回了本官，打你二十大毛板，押解回籍。」遂取出三兩四錢白封套送與先生。先生接過來一看，叫了一聲：「鬼老爹，你送了我的銀子，想我就可以救你不死了？你不要呆，我不要你銀子，速速回去罷。」

老爹垂頭喪氣，轉彎抹角，來至家門首扣門。奶奶一聽，說：「不好了！小繼，你家老鬼來家了！你不要怕，躲在牀底下，等我叫孝子開門。」奶奶喊了一聲：「孝子開門！」姑娘沒奈何，走出房門開大門。老爹進來，見姑娘一陣心酸，掉下了淚來，叫了一聲：「我的親兒呀！苦壞了你了！我今日，相面的說我三更天要別你們了，你想想瞧，為父丟下你來，可慘是不慘的？恨只恨小繼，收他為子，如今就變了！」奶奶在房說：「相面先生好靈呀！堂客在家裡偷人，男人臉上現了龜相了！」老爹與姑娘放聲大哭。

奶奶穿了褲子，下牀尿尿，用水勻勻臉，開了房門，叫了一聲：「老爹！你家來為什麼大哭？」老爹將相面之言一五一十說了一遍。奶奶說：「相面說不靈，你不要信他，到河房裡涼涼去。」老爹說：「我不去！他叫在家中，莫到外邊去。」

奶奶說：「河房在家裡，不在外頭。」奶奶說：「我打水，你洗澡，涼涼去。」老爹一想，河房是在家內。老爹到了河房，洗澡已畢，望奶奶說：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」遂叫奶奶取文房四寶過來，老爹寫了遺囑三張。不知遺囑所言何事，且聽下回

分解。